

李唐为著姓三考

蔚生先生

教正

李唐爲蕃姓三考

劉盼遂

燕京學報第十五期抽印本

民國二十三年六月

北平燕京大學燕京學報社出版

李唐爲蕃姓三考

劉盼遂

- 十一 項氏家說爲宋人發難之證
- 十二 溫大雅紀唐師爲胡兵
- 十三 文宗自言皇家不及崔盧
- 十四 文宗神堯打家羅訶去之言
- 十五 中宗時之蕃語
- 十六 龍城錄漢兵之辭明唐非漢兵
- 十七 蒙古怯烈氏爲李唐宗族

民國庚午歲,予曾著李唐爲蕃姓考,列證七事,及續攷列證三事,刊載于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四期第二卷一期。次年秋,第二期出,有王桐齡先生‘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’一文,凡列八證。予於壬申春,作一文名‘評女師大學術季刊二卷二期’。載大公報文學副刊二百二十八期。實因王先生論文於此中癥結有所未瑩故耳。其年秋,陳寅恪師復刊所新著之‘李唐氏族之推測’一文於清華大學,識精力果,於是李唐之非漢族,遽成定論。數年來,予因講貫之餘,復搜得資料數事,爰作茲篇。期以完成此問題之結果云爾。

證之十一

李唐蕃姓之說,唐人蓋深知之。然率自爲尊者諱莫如深。故終唐之世率無人訟言攻之。至宋代始有敢論其事者。如光寧間松陽項安世即其人也。

永樂大典采輯本項氏家說卷八王氏李氏條云，“柳芳唐歷言‘王珪曾祖神念在魏爲烏桓氏，仕梁爲將。祖梁太尉王僧辯遂爲王氏。至珪始爲儒’。按此則文中子謂其上世世皆有著述者妄也。又唐歷高祖卷首，言‘唐之祖爲後魏金門鎮將鎮武州，遂爲武州人。至虎爲西魏桂國，賜姓太野氏。隋文帝作相時，始復本姓，爲隴西李氏’。則唐之本系蓋可知矣。按姓氏書，載虎之兄曰起頭，弟曰乞豆。起頭之子曰達摩。其名皆與太野相稱。唐六典宗正寺猶有定州刺史乞頭一房。則其祖涼武昭王，是亦珪之祖王僧辯也。史臣于珪直書本姓，于唐則先曰賜姓，後曰復姓，蓋微而顯云”。

盼遂按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柳芳傳，稱其“推演義類，倣編年法，爲唐歷四十篇，頗有異聞。”則其書於唐室譜系之紀載，必有當時人士所罕聞者。而今不傳，惜矣。至項氏以唐之祖涼武昭王擬于王珪之祖僧辯。是不知唐自爲李初吉拔之胤，其稱出自李昂者亦出自依託，非若僧辯與珪之尙爲直屬血統也。然項氏首先推難及此，其徇齊亦自不可及矣。

證之十二

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卷第二紀高祖攻宋老生事云，“丙寅，突厥始舉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上道，計日當至。帝曰，‘地名賈胡，知胡將至。天其假吾此胡，以成王業也’”。

又卷第三紀高祖即帝位事云，“裴寂等又依光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，及奏神人太原慧化寺尼，蜀郡衛元嵩等歌謠詩讖。慧化尼歌詞云，‘西北天火照龍山，昭

童子，赤光連北斗。童子木上懸白旛，胡兵紛紛滿前後。
拍手唱堂堂，驅羊向南走”。又曰，“胡兵未濟漢不整，治中都護有八井”。(中略)宋萌之前，謠讖遍於天下。今覩其事，人人皆知之。”

盼遂按大雅以從龍元臣，著書時當文皇多忌克之前，故所說多爲後代罕見之資。如上文‘賈胡’‘胡兵’諸辭，實斥帝室爲言。慧化尼所謠云，“胡兵不濟漢不整”者，言李淵義兵尙未濟河南攻，則隋帝之漢兵亦零亂無次，不堪打殺也。八井者爲并字之謎語，言并州，以李淵在太原也。詳繹謠中兩“胡兵”字，端指唐之義師，未可以突厥當之。卷一紀高祖攻宋老生以地名賈胡堡而生喜。蓋亦以胡人自居，非由假靈於突厥而云然也。當劉文靜赴蕃取兵，高祖誠之曰，“突厥多來，民無存理，數百之外，無所用之。所防之者，恐武周引爲邊患，公宜體之，不須多也”。(文見起居注卷之一)則唐室創義時，突厥兵本非重要，不得以胡兵代表義師。是凡開國時“胡”字之被諸口語者，類皆質斥李氏。迨天下既定，帝室深諱其所自出，遂多函胡其辭。致當日真蹟湮沒，可勝歎哉。

證之十三

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三杜兼附弟兼傳，“子中立以門庭太子通事舍人。開成初，文宗欲以真源臨真二公主降士族。謂宰相曰，‘民間修婚姻，不計官品而上閥閱。我家二百年天子，顧不及崔盧邪。’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。中立及校書郎衛洙得召見”。

盼遂按，魏孝文帝太和中，定四海望族，以隴西李寶等爲寇。(新唐書高儼傳)隴西李沖以才識見推，所結姻婣，莫非清望，帝亦以其

女爲夫人。(資治通鑑一百四十齊明帝建武三年條)是隴西李氏，自元魏以來，久列閥閱大族。唐室即真，以帝王之尊，而山東大族不肯與之通婚者，實亦當日諸人士皆灼知皇帝非隴西貴種，而甘於假冒，故競加輕賤，望望然去之歟。否則，尚主充華，聯姻帝室，六朝人士所以相矜夸者，而謂唐代獨羞禁綱之貴，毋亦遠於事理之情乎？

証之十四

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四氏族門莊恪太子妃條云：“文宗爲莊恪選妃。朝臣家有子女者，悉被進名。士庶爲之不安。帝知之，召宰臣曰：‘朕欲爲太子婚娶，本求汝鄭門衣冠子女爲新婦。聞在外朝臣，皆不願共朕作親情，何也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家羅訶去。’因遂罷其選。出盧氏雜說”。

盼遂按，綜合此條及前真源、臨真公主二事觀之，是終唐之世，山東士族娶婦嫁女不肯與帝室作親情也。蓋嘗推原其故。皇室之李，與隴西之李本非支屬，固矣。(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乙章“李唐自稱西涼後裔之可疑”文中已得確證)而隴西之李，自後魏以來，原自未能與山東之五姓齒。其唐人着述中云云者，殆本諸唐代御纂諸書所虛造之史實未可信據。原唐室崛起于崇尚門閥之時，深自以邊荒雜類爲諱。故既鬻販松檜，以扳附于遼遠之隴西，而又必造出隴西爲後魏姓首之說，以欺當世。而不知與舊史陳迹不符者甚多。今略引數事，其破綻立見矣。柳芳述南北朝時世胄曰，“山東則爲郡姓，王，崔，盧，李，鄭，爲大。關中亦號郡姓，韋，裴，柳，薛，楊，杜首之。代北則爲虜姓，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。(新唐書一百九十九儒學柳沖傳載)

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云，“魏主（孝文帝）雅重門族，以范陽盧敏，清河崔宗伯，滎陽鄭義，太原王瓊，四姓衣冠所推，咸納其女以充後宮。（中略）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，各盛家風，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爲首”。胡注云“盧崔鄭王并李爲五姓。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”。

張鷟朝野僉載云“後魏孝文帝定四姓，隴西李氏大姓，恐不入。星夜乘明駝倍程。（今各本皆譌作鳴駝，考酉陽雜俎廣動植篇云，明駝千里脚，多誤作鳴字，駝臥腹不貼地屈，足漏明，則行千里，今據校改。）時四姓已定訖。故至今謂之駝李焉”。（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四氏族門引）據以上三事觀之，則西涼之李在後魏曾未與于郡姓之列。然則高儉傳所云魏太和定族望以(李)寶爲冠諸說，其爲唐代所追造也明矣。

證之十五

段成式酉陽雜俎卷首忠志篇云，“中宗景龍中，召學士賜獵。作吐陪行，前方後圓也。有二大鷗，上仰望之。有放挫啼曰，‘臣能取之’。乃懸死鼠於鷄足，聯其目，放而釣焉。二鷄果擊於鷄，盤狡兔起前，上舉撲擊斃之。帝稱那庚。從臣皆呼萬歲。

盼遂按‘吐陪行’‘放挫啼’‘那庚’三者，疑皆胡語。中宗或亦舊國舊都望之緝然。樂樂其所自生，禮不忘其本。猶常山愍王承乾之所爲歟。疑不能明，附此以備明哲之商討焉。

證之十六

唐柳宗元龍城錄神堯皇帝破龍門城條云：“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。九月，領大使擊龍門城母端兒。夜過韓津口。時明月方出，白露初澄。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：‘明日

毋大郎死，我輩勤亦不少矣。神堯停馬問二人，再拜起泣曰：‘某二人漢兵也。昨奉東嶽命，獄神管押七十人，赴龍門助將軍討賊。某二人尸骨在此，因少憩於此，亦自感傷。兼欲先知於將軍耳’。神堯訝其言深切，詢其姓氏。但笑謝言：‘將軍貴人也。某僕卒之賤，分不當逾’。言訖蒼惶辭去，言‘大隊至矣’。倏忽不見。頃疾風如矢，風塵蔽天而過。神堯默喜之。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，皆中而復得其矢。信知聖王所向，至靈亦先爲佐佑焉’。

盼遂按此事初不見唐代別種紀載。必子厚服習先世舊聞，或供職史官時所窺見中秘之老檔，故其中有非常可怪之字樣矣。小橋二人自云漢兵。則屬與唐高祖爲胡兵相對之辭。持較溫氏創業起居注“胡兵未濟漢不整”之以胡漢對舉，尤爲明劃。此最足證成唐義師之非漢兵也。此項資料，縱非子厚有意於暴揚唐之不出漢族。然子厚家門世傳譜系之學，嫻於先朝掌固，其蕃族入主之迹，往往於無心中流露出之矣。龍城錄自朱文公以其文筆衰弱，不類子厚叙事文字，定爲王鉉所爲，後人多從其說。今按唐人作文章與作小說，自具兩種筆墨。此例正多，不足爲難。王鉉與莊季裕同時人。季裕作鷄肋編已引龍城錄文。其非王鉉僞託明矣。

證之十七

元史卷一百二十四速哥傳“速哥蒙古怯烈氏。世傳李唐外族。(外族蓋卽李唐宗族之未從龍中原，仍留居沙磧者。)

盼遂按此事與李唐之出自蕃姓，或不無瓜葛。惜未能多得其他證佐。錢氏元史氏族表亦止依元史逐錄。今姑附此，以待來日之發現云爾。癸酉嘉平。

附 說

本文二次校稿後，承陳寅恪師惠賜以近著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一文，其結論云：

李唐先世本爲漢族，或爲趙郡李氏徙居栢人之破落戶，或爲廣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。既非華盛之宗門，故漸染胡俗，名不雅馴。於北朝太平真君南朝元嘉之世，曾參與弘農之戰。其後并無移鎮及家于武川之事。迨李虎入關，東西分立之局既定。始改趙郡之姓望，而爲隴西。因李抗父子事蹟，與其先世類似之故，遂由改託隴西，更進一步，而僞稱西涼嫡裔。又因宇文氏之故，復詭言家於武川。其初之血統亦未與外族混雜。總而言之，李唐氏族，若僅就其男系論，固一純粹之漢人也。

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，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，注入中原文化積廢之軀。舊染既除，新機重啓，擴大恢張，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。故欲通解李唐一代三百年之全史，其民族問題實爲最要之關鍵。吾國昔時學者固未嘗留意於此。近人雖有撰著，亦與鄙見多所異同。因據與此問題有關之史籍，及石刻，約略推論其僞造世系先後演變之歷程如此。

盼遂謹據陳師推論知，李唐於稱帝之前，漸漬鮮卑俗者綦深。縱非其嫡裔，亦自歸化之極，至于亂真。故唐宋人士於唐室淵源，動致疑問。如盼遂文中所臚十餘事，率皆唐宋以來直接材料，而以蕃族目天可汗者。經陳師此番詰難，則李唐氏族之來源，

殆已論定。盼遂此文或命名爲唐宋人眼中李唐爲番姓考,亦未始不可也。甲戌中夏。

